

* 剧坛传真

运城市第六届文化“菊花奖”经典剧目展演开演

青春版《打金枝》演绎经典新风采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锣鼓声声演绎世间百态，唱念做打展现艺术魅力。11月12日晚，运城市第六届文化“菊花奖”经典剧目展演，在蒲景苑拉开帷幔。蒲剧《打金枝》打头阵，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的青年演员使出看家本领，同台飙戏，赢得满场喝彩。

整出戏可谓看点十足，剧情矛盾突出，节奏明快；表演行当齐全，人物鲜明；舞美场面气派，服饰华丽，加之唱段清新、雅俗共赏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而且动听悦耳。

情节生动 演绎皇家日常

“打不完的金枝(《打金枝》)，算不尽的粮(《算粮》)。”作为很多剧种的保留剧目，《打金枝》久演不衰，而且除了戏剧，改编的电影、电视剧也不少，可谓妇孺皆知、家喻户晓。

《打金枝》魅力何在，为什么观众百看不厌？这部名戏其实剧情很简单，讲述了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与郭子仪之子郭暧之间的婚姻故事。

汾阳王郭子仪寿辰，七子携妇拜寿，众媳妇皆盛装出席，唯独三子郭暧娶的升平公主始终未见。为此，郭暧被四弟奚落“怕老婆”，一怒之下出了府。得知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、君不拜臣，不去拜寿，郭暧摔了御赐的红灯，踹开房门，与公主激烈争吵，失礼怒打金枝。公主回宫哭诉，唐代宗以郭家功高、儿女之事不宜干预，佯装发怒，要斩郭暧，公主反过来为丈夫求情。此时，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，唐代宗明事理、顾大局，非但不怒反将郭暧晋升三级，迎回后官，和国母一起劝解责女，使小夫妻和好如初。

整个故事围绕郭暧因公主未去拜寿愤怒打了公主后，通过唐代宗的调解，最终夫妻和好的这一主线展开。剧情虽简单，但充满生活气息，不同以往王室勾心斗角、争权夺位。《打金枝》反映的是皇家跟普通百姓一样，同样有鸡毛蒜皮、忧愁烦恼，也同样重视孝敬父母、教育子女、夫妻和睦……

整场演出充满了喜庆欢乐，现场戏迷直呼过瘾。

表演精彩 唱出古今心声

拜寿、打官、闹官、绑子、上殿、劝女，一众优秀演员的细腻表演，让古老的故事充满了青春活力，为今天的蒲剧赋予了时代个性。

国家一级演员李小芳女扮男装，饰演唐代宗，唱腔高昂洪亮、韵味醇厚，将儒雅大气、深沉睿智的帝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面对女儿的哭诉委屈，唐代宗无奈又宠溺地言道“就把你惯坏了”，并略施计谋进行劝和，表现了一个父亲的用心良苦。

优秀青年演员王迪饰演的沈后，气度非凡，端庄大方，行腔稳健，喷口有力，将一代国母的深明大义演绎得丝丝入扣。她从国母、女儿、女婿的不同角度，一一规劝，字字有



▲沈后(中)劝和(王迪饰)



▲郭暧(褚晓丹饰)和公主(黄丹饰)



▲唐代宗(李小芳饰)

情，句句有理，让人心服口服，油然而生敬意。她以“常言道当面教训子，背地里无人再劝妻”先劝女婿，“你虽是帝王女，嫁民间是民妻”再训女儿，可见一位母亲的苦口婆心。

升平公主由武派弟子黄丹饰演，扮相青春俏丽，唱腔动听婉转、表演灵动可爱，将“我是金枝”的娇生惯养展现得很是到位。她一亮相，唱腔甜美又满含傲气，“身穿上八宝锦绣衣”“当今皇上是我父”，贵气逼人。尤其回宫哭诉这一段，她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做工戏，塑造了一个爱使性子、娇嗔可爱的公主形象。

郭暧的扮演者是国家二级演员褚晓丹，“拜寿”一出场便令人印象深刻。他扮相俊美，台风潇洒，将面对兄弟们“个个成双又配对”的尴尬失落和怨气丛生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性格直爽、年轻气盛的郭暧一怒之下与公主激烈争执，最终酿下“祸事”。“打官”这一场戏虽短，却很关键，褚晓丹表现得十分出彩，将少年的重情重义、不畏强权塑造得有血有肉、鲜活生动。

扮演郭子仪的仇希勤、扮演郭夫人的张洁红等，功底扎实、情感真挚，同样颇具看点。一众青年演员配合默契，演出了夫妻情、母女情、父女情、君臣情和家国情，引得台下观众掌声不断、喝彩连连。

反响热烈 传递时代意义

台上演绎家国情怀，台下品味人情世故。

编排精巧的剧情，通俗质朴的唱词，个性鲜明的角色，充满设计的舞台……观众沉浸在这场文化大餐中不能自拔。当晚的演出座无虚席，不仅本地戏迷纷至沓来，还有不少外地戏迷也闻香而来。

“运城‘菊花奖’经典剧目展演开演，这是老百姓的福利。”居住在南风广场附近的张大爷说，“《打金枝》看不够！有事商量着来，家和万事兴是不变的理儿。”言罢，他不断夸赞蒲剧青年演员了不得。

“这一趟太值了，演出精彩，票价实惠。”光大叔一家三口来自河南三门峡，看完《打金枝》后意犹未尽，他交代儿子明天还要开车过来，感受蒲剧艺术的魅力。

从河南灵宝专程赶来的钱丽大姐对蒲剧情有独钟，她告诉记者，当天有不少灵宝的戏迷相约而来，“蒲剧在我们那里特别受欢迎，根深蒂固，戏迷很多。文化‘菊花奖’经典剧目展演更是精彩异常，未来几天的票，我们都提前在网上订好了”。

寓教于乐，该剧让观众们切身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，也明白了为人处世的众多道理。婚姻出现矛盾，为人父母劝和要理智，用对方法，不能火上浇油升级矛盾。人和气才能留住福气，家庭和睦才能社会和谐，从古至今亦然。这样喜闻乐见的表达，正是观众需要的。

太方村村北古官道

□乔有国

在我们村——盐湖区冯村乡太方村村北边不到一里的地方，有一条官道，当地人称它为官路。官路，顾名思义是以前的官方大道。

在官道北边每隔一段路程就会看到一个高大的土堆，听老人讲比较粗壮高大的叫堆台，上面是平的；比较细尖的叫将台，上面几乎成了尖顶。人们常说：“十里一堆，八里一将。”距太方村东8里远的冯村有一堆台，村西边约2里和张村交界处也有一个堆台。村东小张村有一个将台，村西也有一个将台。

堆台和将台可以说是官道上的“里程碑”。它的作用不仅如此，还是一个官方驿站所在之地，就像现在高速上的服务区一样。那时，没有电话，传递圣旨、情报都靠骑马飞报，为使消息快速送达，往往是换马不换人，而换马需要去往堆台或是将台。

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堆台底为正四边形，宽度约10米，高约15米，是实心的，没有洞穴，应该是历经几千年后形成的。刚修建的或是原来的堆台，应该比这大得多，周边应还有驿馆供人歇息。而将台好似一个毛笔头，比较细长。

还有人说堆台就是烽火台，边塞有事，白天燃放狼烟，晚上点火，消息很快就会传递到京城。狼烟四起、烽火遍地，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。

在村东官道的南边，还有一块地叫“教场”，传说是古代训练兵马的营地，足有百十亩大。可以想象那时战鼓擂动，战马嘶鸣，场面多么壮观。

而村西官道的南边有一片瓦渣地，传说是舜帝暮年的行宫。可见，这官道历史之久。

古代皇帝是否来过此地不得而知。据老一辈人传说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曾路过官道两次。

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，天津失守后，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居庸关，过太原城，一路南下仓皇逃往西安，路过我们村。第二年回北京，他们再次从我们村官道路过。

过后几十年，官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听奶奶讲，1949年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时，人们是在村北门口大道边欢送解放军的。

从我们记事起，官道就变成了一条小河，大多数时候都有清水流过。

到了秋天，阴雨连绵，河水渐长。那时没有桥，人们上天下地往往要脱掉鞋子，挽起裤腿，蹚水过河。

最令人兴奋的是站在官道河边，看装满玉米穗的马车过河。一到河边，赶车把式把哨鞭擂得叭叭响，嘴上喊着：“驾！驾！驾！”三头骡马伸着脖子，迈开四蹄一冲而过。这时，我们也在一旁呐喊助威，那阵势真像冲锋号吹响，大家齐心往前冲。

后来，生产队在河上修了一座砖拱桥，解决了过河难题。

1958年发大水，我们村及上下游好多村庄被冲毁。1959年，政府组织在官道河上游修了条新河道。老官道几乎没用了，后来，人们将其填平种上了庄稼，官道彻底不存在了，只留下一些地名：官路壕、官路边等。

几千年来，官道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，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，经历了无数次金戈铁马的战斗。一条赫赫有名的官道，最终变成了一条小河，变成了最平常的田野。

或许再过若干年，连官路壕、官路边这些地名也会消失，但还是希望，我们的子孙后代能记得，太方村边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官道。